

北晨短篇小说选

北 晨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晨短篇小说选

北 晨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晨短篇小说选/北晨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3

ISBN 7-5059-3463-5

I. 北… II. 北…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VI. 124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301 号

书 名	北晨短篇小说选
作 者	北晨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皮远乡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旅游印务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8.375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
书 号	ISBN 7 — 5059 — 3463 — 5/I · 2640
定 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谭好哲

张炜兄向我推荐北晨发表的部分短篇小说,嘱我阅后为其即将付梓的选集作序。对此我颇多犹豫。一是自感见识浅薄,笔墨朴拙,恐不足以为他人创作锦上添花,故除去个别例外,很少为人写序;二是对北晨创作缺乏了解,深怕万一由于一己之见曲解了作者本意,误导了读者不说,还有可能误导了作者今后的创作,那样岂不是悖违了作者和朋友们的初衷?但念及朋友的嘱托,尤其是在初步阅读之后,觉得北晨小说文本所构筑的审美世界确实值得品味与说道,最终还是不揣浅陋应承下来。

像大多数山东作家一样,北晨的小说创作取向也属于本色派。所谓本色,就是说,作者主要是在经验性记忆和立足于经验性记忆基础上的合理想象中再现世界与人生的本真状态和自然形貌,同时又始终将一个真真实实的自我投射和融入到他所描绘和创作的生活化艺术世界之中,在富于个人气质的感觉和体验中释放自己的欢乐与悲苦,展示自己的经验与思考,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在北晨创作的小说中,很少有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热衷的那种怪诞的人生事象和迷离的叙事技巧,尽管他也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走进文坛的,但他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北晨小说的题材、主题、人物和文字都是从现实生活的河流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的。从他的作品中所获得的阅读快感,不是来自于怪诞的、叛逆性的人生和艺术理念,也不是来自于考验读者智力

和耐力的复杂的文字编码技巧,而是来自他对生活的真切观察和体验,来自他对人生的真诚叩问和思考。在他的作品中也不乏新奇或浪漫的成份,但它们同样生自于集体的或个人的经验性现实之中,并且依据合理的想象依附于这一现实,而不是来自于怪诞的理念,更没有编码于怪诞的世界。当然,由于个性气质、文化教养和生活阅历等等的不同,同是本色派的作家,其艺术上的追求和风格也不会是全然相同的。或许是由于出身于农村,并且人生经历也并非一帆风顺的缘故吧,再加上出生于新中国历史上极为困难的六十年代初期,而步入文坛之时又正值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风行一时的八十年代初期,这种种的际遇便在北晨的创作中烙下了特有的痕迹,使他的作品在总体上滋生出一股苦涩的基调和意味。他的小说,无论是写少年男女的初恋情怀、平民百姓的平常日子,还是写小城官场的蝇营狗苟、书画人生的哀乐悲欢,都从中散溢着某种人生的惆怅和失意、生活的艰辛和沉重,这种种的惆怅、失意、艰辛和沉重便在读者的心头或淡或浓地酝酿、氤氲出某种令人难以释怀的苦涩滋味,这是北晨小说给人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阅读感受。

由于北晨的创作起步于八十年代初期,至今已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创作历程,其间时代生活在变,人生阅历在变,对世界的感受和对文学的理解也在变,所以他不同时期的创作自然也在发生着变化。尽管同是以苦涩为创作的基调,但他八十年代的创作是在苦涩中透露着几分清新与明快,或者说是在清新与明快中隐蓄着几分淡淡的苦涩,而他九十年代的创作却愈益变得暗淡、凝重起来,同是苦涩,但苦涩的浓度以及对人生命运的体验深度和对生活世界的穿透力度却大大不同了。北晨早期的创作,大多以表现青春男女的情爱为主旨,尤其善于刻画少男少女们的初恋情怀,把他(她)们情窦初开时微妙的心理世界描写得楚楚动人。在他的这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到了苦于封闭、保守的传统意识和社会身份识别

而汇聚成的舆论和习惯势力对爱情的压抑(如《早市》、《初雪》、《深谷》、《槐林》、《村野恋歌》等),甚至写到了邪恶势力对生命的无情摧残(《清潭》),但总体上还是在于展示初恋和爱情追求的美丽、甜蜜与幸福。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惯于采用映衬的手法,将故事置于美丽的乡村风景之上,让源出自然人性的恋情和爱情在如诗如画的风光中孕育与成长,让自然的美与情爱的美、人性的美交相映照,同溢芬芳。如《初雪》中,在曾有过一对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因不为世俗所容而双双殉情的小小村落里,当一对初恋的少年男女决心在僻远的乡村世界里树一尊爱的碑,抱着挑战和抗拒世俗的心态一同走回村子时,小说以这样的描写结尾:“此时竟然雪停了,西天露出了一抹玫瑰红。一蓝一红,两个少年男女往回走。那蓝格格生的是少年,那红格艳艳的是少女。他们并肩走着,踩得路上的冰雪咯吱咯吱响。”在这里,雪后的世界与恋爱中少男少女的心境一样美丽、洁净,相映成辉。类似这样的描写在北晨的早期小说里有很多。如《深谷》,当那对被捉奸拿双的村民逼入孤峰的青年男女终于克服艰险,赤裸着身子从孤峰走回村子时,作者以令人动情和陶醉的语言描写道:“一男一女两个赤裸的身子向回走,走向那个弯弯小路连着的小村落。他们的身上,涂满了灿烂的阳光,也涂满了神圣……一阵清风吹来,好凉爽。”再如《十七岁》,当情窦初开的漂亮中学生茹静与班级里的好学生小男生冲破家庭和学校的约束再次来到他们曾游玩过的红岛上时,小说这样写道:“红岛不大也不小,够他们玩的。十七岁的少男少女,刚刚被发觉的情欲如同红岛上的每一棵树木绿草一样旺盛,但又被红岛的每棵树木绿草还有整个大自然的蔚然风光所淡化,只在心底留下一丝朦胧的痕迹。透过这朦胧的痕迹,心,却比初始更纯洁,更晶莹。”最后,当两个心灵越来越近的少年男女准备从红岛上离开时,作品以“红岛美丽如画”戛然而作结,留给读者一个难以忘怀的美丽回想。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分明可以感受到,尽管愚昧、封闭、保守、落后的东西仍

未从乡村的荒野上褪尽,仍能激起阵阵袭人的风寒,但终究再也难以窒息植根于自然情欲之上的情爱之花的绽放。从情爱之花不可遏制的自然舒展和勃然开放中,作品为我们透露出了时代进步、人性苏醒的信息。在北晨早期的作品中,《二傻和他的媳妇》算是少数的例外之一,这篇作品写的不是少年男女,而是一对青年夫妇的情感纠葛和居家生活。小说中二傻的媳妇翠翠是一个对人生有更高追求的俏媳妇,但在世俗利刃的击斫下,在关于她和巧生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流言中伤下,最终变成了一个夫唱妇随的普通农家媳妇。尽管从她的变化中也显示出某种生存的无奈与伤感,但给我们深刻印象的却是她那不安分的个性,是她那在人生追求中所释放出的生命活力。即使最后被流言所击伤,在二傻的自我感觉中恢复到了二人刚结婚时所具有的心理平衡与和谐,但从小说结尾那“他们有时候说话,有时候不说话”的暗示中,依然可以感受到深埋在翠翠心中的某种不安分的东西,一旦环境改变,这种不安分的东西还会焕发为勃勃的生命活力,美丽如初地喷发出来。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在继续展现农村生活、刻画农村人物的同时,北晨又开始将笔触向其它领域延伸,从更广阔的生活图景上来观照人生命运,叩问生存真义。他这时所反映和描写的生活不仅仅局限在现时性的维度,而且有了历史的维度,并且经常将历史与现实的不同维面有机地交融起来,从而使他此期的作品有了较为深广的内涵,同时在主体创作意识上也比早期创作更多了几分反思和批判的意向。《空碑》通过当了两年八路的燎壶老人的回想,若断若续地讲述了从军妓女“一枝梅”舍生忘死,与二十几名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传奇故事。然而由于她的妓女身份,几十年之后人们虽已弄清真相,但为她建造的表奖性纪念碑却是空的,没刻上任何文字。“空碑”所隐含的这段故事,既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中国人不畏强暴、不惜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同时也反映了民族文化中某些劣根性的东西依然未从我们当下的生

活中涤除。整天站在空碑前“一个劲地傻呆着”的燎壶老人，绝不仅仅是在回想那段迷离的历史，在他那无限悲凉的心境中，也肯定在思考着空碑上隐含着的那令他茫然的某种属于故事以外的东西。其他如《裸画》，从“县城小，小得容不下一幅裸画”的故事中，意味突出地揭示了保守、陈旧的传统意识与人生理想、艺术理想的冲突问题；《虎王》则以朝鲜从军慰安妇朴顺玉被日本鬼子残酷杀害的故事为中心线索，剪出王佩之六十年写虎经历中的几个相关片断，在战争、人性与艺术的交织中写出了岁月流逝中历史的沧桑，更写出了一个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永远葆有的那一种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铮铮骨气。另外一组小说，《榕树·红伞》、《顽症》、《年关》、《开会迷》等则从不同侧面活画出了中小城市小官场的种种人生世相。这里有从骨子里既贪财又恋色的局长（《榕树·红伞》），有不顾廉耻、想方设法为个人升迁打通领导关节、最终堕入性心理变态的小职员（《顽症》），也有为了讨好领导欢心以把“代理”二字去掉而不顾工人死活，以计谋阻止工人上访并不惜出卖带头组织上访的岳父大人的信访办主任（《年关》）。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显然加大了社会批判的力度，他以亦庄亦谐、亦嘲亦讽的文字，辛辣地揭露了由官本位意识和特权思想产生的种种官场弊端，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生、人性、人格的异化状态。这类小说，可称之为当今时代的《新官场现形记》，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人性剖析意识和人生警示意义，使之与那些专注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私语性写作显出了截然不同的质地。这些具有重量和力度的小说是为那些同样富于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的读者而作的。在这一时期，同样是写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也已逐渐脱去了前期作品所乘有的那种清新与明快，而转入了令人压抑的“灰”色调叙述。作品《灰树》之“灰”字恰正是北晨此期小说基调的表征。在这篇小说里，作者通过百岁老奶奶关于灰树的传说和年轻寡妇与她善良的小姑再次被偏见和流言杀死的悲剧，写出了某种历史的轮回，由于

这出新的悲剧发生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新时期,就更加凸出了这种轮回的可怕和世俗的可恶。此外,《失火》、《宴请》两篇则从另外的侧面表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干群关系的紧张和矛盾,显示出乡村生活中令人痛心的不和谐的一面。这与作者写小城官场人物所彰显出的创作动机是一样的,旨在揭出社会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在此期的作品中,先前创作中那些时常漂浮在田野上空的美丽幻想消失了,甜蜜、幸福的感觉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失望与激愤,是和失望与激愤相伴而生的对社会良知和人生正气的强烈呼唤。

在北晨近二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其最近的创作倾向极为引人注目。在《日子》、《牛官儿也是官儿》和《馒头》等作品中,早期创作中常见的那种富于主观性的激情化叙事已完全被一种不动声色的纯客观化叙事所取代。《日子》讲述了从县城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老毕一生的故事。作品中的老毕习惯了在农村改造时不断挨批挨斗的日子,在平反回到城里后反倒觉得生活平平淡淡无滋无味失去了意思,在“八九”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又渴望再来一次政治运动,以使自己能再站到台子上接受批斗,当感觉到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日子之后,便以上吊自杀了却了无为的一生。作品写出了特殊的政治形势和历史岁月对正常人生和人性的戕害和扭曲,给读者心灵以剧烈的冲击。从老毕畸变的心理历程中,我们体验到了一种生存的悲哀和人生价值的失落。同样,《牛官儿也是官儿》写了沂水老人老龚平平淡淡而又令人深长思之的一生。老龚年轻时因佩服牲口经纪李宪林的本事,来到一个叫前李家庄的村子为李宪林做长工,当上了牛官儿。解放后入社,又在社里的饲养院干起了牛官儿。他尽职尽责,爱惜牲口如自己的性命。他在吆三喝四驯牲口的气派中,自得地体验着翻身做主人后的扬眉吐气,这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了。然而实行土地联产承包之后,生产队里分田分牛到户,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富裕,有的

人家甚至把分到家的耕牛宰杀了,然后从县城买回来拖拉机。这时候,老龚便一天天失落了,感到失去了自己在前李家庄生存的位置和价值,最终在村人们“毕竟牛信儿不是官儿呀”的感叹中乘着牛车离开前李家庄返回了沂水老家。从老龚的一生中,闪现着亿万普通农民的影子,也隐含着时代进步的讯息。我们为时代的进步而欣慰,也为老龚淡然出场的一生而伤感。每一个来自于农村的读者恐怕都不会对老龚的形象感到陌生,也不会对其命运漠然无感。我们广大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不正如老龚一样在少有的一点点人生欢愉和满足中悄无声息地度过他们困厄而艰辛的一生吗?如果说《日子》和《牛信儿也是官儿》是带有外向性或他视性视点的经验记忆之作的话,那么,《馒头》则是一篇带有内向性视点的经验记忆小说。小说中的岑因为出生在遭遇饥馑的困难时期,故被父母取了个土里土气的乳名叫馒头,指望他将来能够吃上馒头,过上好日子。“馒头”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所浮现的食物意象,成为一种幸福生活的象征,也成为像岑一样的农家子弟发奋努力以求脱离贫苦的农村生活的人生动力。作品中对岑少年求学时代艰辛生活的回想,是大多数来自农村的读者都会忆起的经历。其中关于岑翻山越岭到姨家借粮的故事以及情窦初开时岑与校长女儿琴之间那种特殊情境下短促的“触电”经历和“触电”前后与馒头相关的心理体验和联想,都写得细致动人,令人回味。

从北晨的来信里得知,北晨在其创作生涯中先后得到过浩然、张炜、刘锡诚等著名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怀与帮助。实际上,从其作品中也不难看出他所受当代名家的影响,如浩然和张炜对乡村对苍生一往情深的关注与北晨浓烈的乡土情结之间就有其直接的亲缘关系。在具体的艺术表现方式上,北晨也从浩然、张炜的创作经验中获得不少借鉴,如张炜善于以某种客观物象映衬人物心理和命运的写法就给予北晨不少启迪,这只要把张炜的《一潭清水》与北晨的《清潭》稍作比较便可明了。这种以名家作品为创作借鉴的

做法,是许多年轻作者惯常的写作策略和入门途径。北晨能够以浩然、张炜这样的当代名家为师,表明其创作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有自己很高的艺术追求境界和目标。当然,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模仿,北晨的创作也是在不断地追求着形成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特色的。尽管目前还不能说他已完全实现了自己的追求,但其创作确已形成了某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除前已论述过的总体基调上的统一性和前后期表现内容上的差异性之外,北晨的小说在表现方式上也有可观可赏、可圈可点之处。大致说来,与表现内容相应,北晨早期的小说叙事简练、明快,语言清新且富于诗性,主观激情的灌注溢于言表,九十年代特别是新近几年的创作则叙事处于繁复、沉实,语言质朴、追求生活化,主观激情隐于不动声色的客观化叙述之中。而在叙事的方法和视角上,北晨也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从叙事角度来看,他的小说总体上属于经验性记忆一类,其中属于集体性经验记忆的一般是由作者以全知视角加以客观化叙述,而属于个体性经验记忆的则由作者或主人公直接出场以有限视角做主观性叙述,有时是以“我”或我的某种化身讲述故事,如《天河》、《日子》,有时又侧重以主人翁的视角展开故事,如《空碑》、《馒头》。视角的选择一般是与叙事内容相吻合的,服务于内容的展露和人物心理的透视。从叙事方法上来说,北晨的小说大多按一维的时间流程做顺叙式的客观化故事编码,但也常常在顺叙中融入人物打乱时空正常序列的回忆和幻觉(如《空碑》、《猎狐》),以此揭示人物的某种心理状态;也有不少篇什采取新故事中隐含旧故事的方式(如《槐林》、《初雪》),在双重故事、双重时空的叠合中揭示某种历史与文化的蕴含。此外,还有几篇作品采取了讽刺式的叙事策略,《日子》的开头一句是:“那一年的春天,老毕从县城下放到岑的村庄里的时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全篇结束又写道,“岑记着,老毕自杀的那一天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里,自然时空中那先后两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与

这两个日子框架中老毕暗淡、畸变的人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讽,更加凸出了老毕没有“春天”没有“灿烂阳光”的悲剧性人生,也将老毕的生存悲剧直接在感性层面呈现于读者的视野。在《馒头》中,当少年求学时代的农家子弟岑饥一顿饱一顿地吃着菜团子喝着地瓜粥时,他是不敢也自觉无资格追求有着圆挺的馒头一般乳房的校长女儿琴的,只能将美好的初恋情怀视作非分之想压抑在无望的心头,而当时光流转,当岑也成了吃馒头吃大米一类人的时候,当他因偶然的机会,怀着重温抑或补偿少年时的初恋情怀的心境出差来到也成为成年人的琴所在的城市时,琴却已经下岗,在“馒头一条街”上卖“下岗馒头”。在往日,馒头是一种幸福生活、一段美好爱情的象征,而在此时,馒头又成为一种人生困顿、一种情感失落的标志。在主人公岑最后那“馒头啊馒头,可爱的馒头,可恨的馒头”的复杂感受里,隐含着多少对世事沧桑、生存悖谬的真切领悟和体验啊!应该说,总体叙事和语言特点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在叙事视角和方法上的灵活多样,使北晨的小说避免了简单的自我重复,也使读者获得了多样的解读快感。这也正是北晨不断超越自我、追求艺术创新的表现。美国小说研究的权威性人物伊恩·P·瓦特在其所著《小说的兴起》里指出:现实主义是小说的本质,而“小说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它表现的是什么生活,而在于它用什么方法来表现生活”。可以说,不仅仅注重写什么,更注重怎样写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小说家应该具有的自觉艺术意识。可惜的是,许多本色派的作家往往相对地忽略或轻视这个问题,致使他们的创作往往难于臻达更高的艺术境界。而北晨却具有这种自觉艺术意识,这或许正是其以往的创作能够取得如许成绩的主要原因,也是人们有理由期待其以后的创作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的主体根据。

当然,北晨还年轻,就其目前已有的创作成果来说,还存有不少缺憾,比如不少作品立意上尚嫌浅显,缺乏更为丰厚的历史与文

化蕴含,在语言和叙事上也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尤其是尚未写出足以震动文坛的佳篇力作。然而,只要能够正视自己的这些缺憾与不足,沿着既有的创作轨迹不断地努力下去,不断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特有的艺术感觉、特有的人生理念、特有的表现方式,相信北晨能为本色派的齐鲁小说园地耕耘出一道风姿独具的亮丽风景!

2000年3月于山大斗室

目 录

序.....	谭好哲(1)
日子.....	(1)
馒头	(12)
牛倌儿也是官儿	(24)
猎狐	(38)
宴请	(42)
年关	(45)
真功	(64)
失火	(67)
顽症	(76)
复活	(93)
榕树·红伞	(114)
虎王	(125)
空碑.....	(145)
开会迷.....	(161)
裸画	(163)
灰树.....	(171)
树野恋歌.....	(177)
深谷	(188)
十七岁	(194)
天河	(202)

初雪	(223)
二傻和他的媳妇	(228)
槐林	(238)
清潭	(244)
早市	(250)

日子

那一年的春天，老毕从县城下放到岑的村庄里的时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时候岑大约是刚刚念小学一年级或二年级，那天上午学校里刚放了学，他听一个小伙伴说他们村里来了个四类分子，姓毕，人们都叫他老毕，头老是歪着。于是他们就一块儿去看那个刚刚从县城里搬到他们村里住的歪头老毕。岑看到老毕住在生产队的一座废弃的烤烟房里，那屋子又低矮又潮湿，只有门口，没有窗户，像一间牢房。那时候老毕正在歪着头做午饭。岑看见他用一只大勺子在一只酒精灯上炼油炒萝卜咸菜。那只酒精灯岑是后来才知道叫做酒精灯的，当时岑只觉得它很精巧，很好玩。老毕炒完那一勺子咸菜后慢慢坐下来，用那刚炒好的萝卜咸菜就着硬面火烧吃。看着老毕津津有味地吃着，岑在心里想，这个四类分子比他们自己村里的四类分子生活好！那时候在农村，不用说是四类分子不能顿顿饭都吃火烧，就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家里也不能够天天吃火烧，而都是天天吃窝窝头，甚至在年景不好的时候连窝窝头都吃不饱，只能吃些槐树叶、榆钱儿或七七菜掺了玉米面做成的菜团子。所以当时岑还有他的小伙伴们都对那个姓毕的四类分子很嫉妒。

不过，不管岑和他的小伙伴们怎样嫉妒老毕，老毕还是很安分地在他们村里住了下来，老老实实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老毕还有村里的其他四类分子除了每天在生产队里干农活以外，还要隔三差五地被治保主任组织起来打扫大街。他们在生产队里干农活

的时候能够挣工分,但是治保主任安排他们打扫大街的时候,是不给他们记工分的,他们得甘尽义务。

岑觉得那时候打扫大街之类的活儿,大概还不是令老毕感到最难堪的事。在岑看来,那时候让老毕感到最难堪的,应当是每隔一段时间大队里就开批斗会批斗他们那些四类分子的时候。

大队里每次开批斗会的时候,都是让老毕和其他四类分子一块儿站在一座土台子上,对着坐在会场里的全体贫下中农弯腰低头,以示认罪。每次开这样的批斗会,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是先由治保主任或民兵连长领着全体贫下中农学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让四类分子们一个个交代罪行,检讨错误。

那些本村的地主、富农之类的四类分子在交代罪行和检讨错误时,都是土言土语地说些“我很坏,过去我爷爷、我爹爹剥削人民,我罪该万死……我要好好改造”之类的话。轮到老毕,老毕用文诌诌的腔调说:“我很坏,我是个老右派,我过去曾经反对过党,还反对过社会主义……我罪该万死!我要好好改造!”不过,不管老毕怎样把自己的罪行上纲上线,说得多么严重,他交代的时候总是引起人们的大笑,常常弄得批斗会的场面很不严肃。人们开怀大笑,是因为他那歪着头、弯着腰的样子让人看上去觉得很滑稽、很可笑。

在所有的四类分子们一个个交代完自己的罪行后,主持批斗会的民兵连长或者治保主任再让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轮流着走上台去,作批斗发言。对他们的批斗,多数人都是动嘴不动手,但也有个别的动手打人的,而这个时候往往由民兵连长或治保主任说一声:“要文斗不要武斗!”那动手打人的人也就不再打了。

岑记得曾有一次他们一群小学生也坐在会场前边参加批斗会,他亲眼看见一个在生产队里同老毕一块儿放羊的尹姓社员打过老毕一耳光。听人议论说,那尹姓社员打他的原因,是那尹姓社员与老毕整天在一块儿放羊,有时候还接受老毕递给他的香烟卷